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三十二

臺灣州廳政務月刊

卷十一

清真先生遺事

海甯 王國維

事蹟一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迺英殿召赴政事堂自大學諸生一命為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當作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宋史文苑傳

案先生獻賦之歲本傳及揮麈餘話皆云在元豐初餘話所載先生重進汴都賦表則云元豐元年七月

汲古照曠二本皆同

而近時錢

塘丁氏武林先哲遺書中重刊明單刻本汴都賦前有重進賦表則作六年七月直齋書錄解題又作元豐七年余案元年當為六年之誤賦中所陳有疏汴洛改官制修景靈宮三事案宋史河渠志元豐二年三月以宋用臣提舉導洛通汴神宗紀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清汴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省詳定官制五年夏四月癸酉官制成三年九月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五年十一月景靈宮成告遷祖宗神御此三事皆在元年之後此一證也樓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未及三十作汴都賦時先生方二十八歲若在元年則才二十三歲當云年踰二十不得云未及三十此二證也樓序咸淳志直齋書錄皆云賦奏命左丞李清臣

讀於邇英殿案清臣官至門下侍郎此云左丞非稱其最後之官乃以讀賦時之官稱之而神宗紀及宰輔表清臣以元豐六年八月辛卯自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至元祐初乃遷左丞則左丞當為右丞之誤獻賦在七月而讀賦則在八月以後亦與事實合此三證也若直齋所云七年則又因六年七月而誤也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紹聖中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為校書郎遷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又遷衛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為祕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

世特傳其詞調云

東都事略
文藝傳

周邦彥字美成少涉獵書史游太學有雋聲元豐中獻汴都賦

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異命左丞李清臣讀於邇英閣多以邊旁言之不盡悉也徽宗即位為校書郎累遷衛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以祕書監召賜對崇政殿上問汴都賦其辭云何對以歲月久不能省憶用表進帝覽表稱善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真定府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顧曲樂府盛行於世人謂之落魄不羈其提舉大晟亦由此然其文識者謂有工力深到處磬鏡烏几之銘有鄭圃漆園之風禱神之文倣送窮乞巧之作不但詞調而已自號清真居士有集二十四卷

咸淳臨安志人物傳以東都事略本傳王明清揮麈錄樓鑰清真集序陳

直齋書錄
解題修

案此以重進汴都賦在官祕書監後本揮麈餘話誤辨見後條提舉洞霄宮當從王照新志王銍所手記者為正乃南京鴻慶宮非杭州洞霄也樓鑰文集叙稱其旅死亦合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沉州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契合詔再取其本來進表云六月十八日賜對崇政殿問臣為諸生時所進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言曰賦語猥繁歲月持久不能省憶即勅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玷國恩芻狗陳言再干睿覽事超所望憂過于榮竊惟漢晉以來才士輩出咸有頌述為國光華兩京天臨三國鼎峙奇偉之作行於無窮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卓高古初積害悉平百廢再舉朝廷郊廟罔不崇飾倉廩府庫罔不充仞經術學校罔不興作禮樂制度罔不釐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財禁非動協成算以至鬼神懷鳥獸若搢紳之所誦習載籍之所編記三五以降莫之與京未聞承學之臣有所歌詠於今

無傳視古為愧臣於斯時自惟徒費學廩無益治世萬分之一
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鋪陳為賦冒死進投先帝哀其狂愚賜以
首領特從官使以勸四方臣命薄數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
容自觸罷廢漂零不偶積年於茲臣孤憤莫伸大恩未報每抱
舊藁涕泗橫流不圖於今得望天表親奉聖訓命錄舊文退省
荒蕪恨其少作憂懼惶惑不知所為伏惟陛下執道御有本於
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學習而臣也欲晞雲漢之麗自呈繪畫之
工唐突不量誅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燾恩浹飛沉致絕異之祥
光出久幽之神璽豐年屢應瑞物畢臻方將泥金泰山鳴玉梁
父一代方策可無述焉如使臣殫竭精神馳騁筆墨方於茲賦
尚有靡者焉其元豐元年七月所進汴都賦並書共二冊謹隨
表上進以聞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

擇慶餘
話一

案此條所記抵牾最甚太學錄當依宋史東都事略諸書作

太學正浮沉州縣三十餘年亦無此事其重進汴都賦參考諸書當在哲宗元符之初而不在蔡元長用事之後徵之表文事甚明白壽蔡元長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必作於崇寧大觀制作禮樂之後時先生已位列卿若於此時進賦不得云漂零不偶積年於茲一也表文又云陛下德侔覆燾恩浹飛沉致絕異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璽此正哲宗元符事案咸陽段義得玉璽宋史哲宗紀云在元符元年正月輿服志謂在紹聖三年四年上之志說較是志又云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學士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云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

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青上壽况傳國之器乎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所謂出久幽之神璽正指此事若徽宗崇寧五年雖得玉印然未嘗以為神璽則重進汴賦明在哲宗時二也若重進賦表作於徽宗時不應不及哲宗朝誦賦之事三也明清通習宋時掌故不知何以疎漏若此咸淳志亦仍其誤幸有宋史及表文可證耳樓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云云則先生非由元長進用亦可知至云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則又并前後數事為一事又後日提舉鴻慶宮亦外祠而非內祠其紕繆不待論也

周邦彥待制嘗為劉曷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為潤筆不受曷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後劉緣坐王寀託言

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為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莊緯雜
肋編中

案揮麈後錄三云王劉既誅竄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嘗薦二人也忽降旨應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聞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薛昂進曰劉炳臣嘗薦之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即進曰中略上笑而止由是不直達夫即再降旨劉炳所薦並不問則先生此時但外轉並未落職亦未奉祠季裕所記但一時之言故王銍記先生晚年事猶云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也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

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

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知而知矣

張端義貴耳集下

案此條所言尤失實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數微行正字曹輔上書極論之編管郴州又曹輔傳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是徽宗微行始於政和而極於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歲官至列卿應無冶遊之事所云開封府監稅亦非卿監侍從所為至大晟樂正與大晟樂府待制宋時亦無此官也

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為太學生每遊其家一夕值祐陵臨幸倉猝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

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於上前問誰所為則以邦彥對於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祐問祐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成廉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欹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何況會娉娉無箇事因甚歛雙蛾淺淡梳粧疑是畫惺鬆言語勝聞歌好處是情多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師師後入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真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即其人也

周紫浩然齋雅談下

案此條失實與貴耳集同云宣和中先生尚為太學生則事

已距四十餘年且苟以少年致通顯不應復以憶江南詞得罪其所自記亦相抵牾也師師未嘗入宮見三朝北盟會編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仙一闕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計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醉眠朱閣驚颿動幕猶殘醉遶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皇出奔趨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略而書於

編揮塵餘話二

明清揮塵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篋中得先人所叙特為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逮其鵷張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得入錢塘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即詞中所云斜陽映山落歛餘暉猶戀孤城闌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吳越享安閑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州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傳聞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既不可住是日無處得食饑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杯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

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
目惶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
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即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
眠朱閣又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
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
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
無路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
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生平好作樂府將死之際
夢中得句而字字俱應卒章又應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
潁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待
其死乃竟驗如此

玉照新
志二

案此二條當以玉照新志明清父銍所手記者為正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